

论信之毁

第一答、第二答、与第三答

随《盟约》与《背约附则》而行 — 仅限十八岁以上之成年人

一 此卷何以别立

《背约附则》名其罪，定其清算。此卷所论，是其后之事——更难的一问：信之既毁，意味着什么；可以回答几次；以及夫妻如何知道，自己是在修补，还是仅在重演。管教与信任并非一事。水准之失，纠之即可。信任之失，必须回答，且第二次的回答必须不同于第一次——因为到了第二次，这已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事。

二 初犯——归路尚存

先说那句慈悲的话：归路尚存。撞破背叛，是一段婚姻所能盛放的最坏时辰之一，此数页无一处佯装不然。但此约不认为一次失败便终结共同的一生，因为它不认为人是由确定无疑造成的。失败在体制之内，不在其外。一套预设完美服从的框架，不需要《章程》、清算与止令——它只需要一位圣人，而圣人不需要盟约。

故初犯有其答，而答不是放逐。是清算：和盘托出，一个下午了结不掉的后果，封缄，与再度朗声重读的誓言。这套次序所给的，是墙外的世界极少给一位受屈配偶的东西——让过错得以偿付而非仅仅追悔的路，让婚姻得以重新奉献，而非揣着伤口悄悄过下去的路。

三 献纳

要明白这代价是为了什么，因为它极易被误读。它不是报复，也不是费用。它是献纳——一件真实的、甘愿承担的东西，使他所做之事让他付出一份他能感到、而非仅能说出的代价。道歉廉价，两人皆知。一个不发怨言地领受真实后果的男人，是在用身体说出言语无法取信之事：他明白自己毁掉的分量，而她值得修补的代价。

而献纳首先是为她。被漏看的正是这一层。受屈的妻子无法仅凭决意便把伤放下；心会不请自回，宣布得太早的宽恕，是立不住的宽恕。亲见代价被偿付——看得见地、耐心地、无抗辩亦无自怜地——才使她得以把它搁下，重新看他，而无那件事横亘其间。这才是代价的真正功用。与其说关乎他的皮肉，不如说关乎她能否往前走。他献出，是为了她能。

因此代价必须真实。分文不费的后果，分毫不复；靠一个双方心里都知道是做戏的姿态，婚姻无从修补。它必须经过衡量，经过议定，圈于《界限章程》之内——绝不即兴，绝不在怒中施加——但在此圈之内，必须真有所费。这便是献纳与做戏之别。

四 再犯——诊断

再犯是另一种生物，绝不可当作初犯之重演。一次是失败。两次是消息。再犯之后，夫妻的第一要务不是纠正，而是查究；且查究所查的，是两个人，不是一个人。

坦白地、一同地问：清算是否未曾抵达他——被当作过路之资忍了过去，而非当作赎偿领受？他心中是否有什么从未真正交出，以致此约治着一个从未全然入约的男人？这段婚姻里，是否有未被满足、未被说出之物，他不在此处言明，却去别处求取？又或者——《场面之规》早已要求她自问的那一问——主母之察是否松了，那段漂移，是否任何留心看的人都看得见？在这家里，事后的省视两面开刃。在此处，尤其如此。

这便是第二次失败静默的用处：它把早已出错、只是无人看见之物，拖进光里。背叛不是病。它是终于响到能被听见的症状。

五 两条路

自诊断而出，两条路。其一是收紧缰绳：若其因是机会、漂移或疏于照看，则答案是章法——余地更少，可见更多，缰更短，课业更严，主母之察重新振作。多数再犯止于此路，且止得好。但要在诊断之后收紧，绝不可以收紧代替诊断；勒在未被满足之需上的缰绳，解不开它，只把它埋得更深，教他藏得更巧。

其二是决断。若诊断查明，此约治着一个从未真正把自己交出的男人，或一个心底轻慢她权柄的男人，则《章程》中无一件家法能补其所缺，再多一场清算也造不出它来。到那一步，诚实之举不是再判一场，而是对婚姻本身作决断——依《盟约》对一切了局的要求而作：审慎地，清醒地，一同地，且绝不在怒中。

六 论其器

关于代价本身，尤其关于荨麻，说一句——因为它是这个家为这样的时辰所专留之器。当明说：此非轻物。昔日作药之物——古时医

者以荨麻敷于腰肾，为把热逼回冷了的肉里——在此处作后果之用；那曾被认为能使人复原的同一种火，如今一日或更久地烧着，作为他所做之事的代价。其重不在一瞬，而在绵延：它随他进入寻常的时辰，进入次日清晨，进入此约任何别物皆不入内的屋子。正因如此，它只属于信之背弃，不属于任何更轻之事。

也正因如此，它几乎永不当用。为最重之失所专留之器，在它经年不被触碰的岁月里，正做着它分内的工。这个家留着它，不是因为料到要用，而是为了让两人都知道：这一种毁坏的代价是真的，是有名的，是候着的。它是田边的篱，不是犁。

七 分明

最后一事，或许也是此卷存在的最真的缘由。多数失败的婚姻，并非终于一个答案。它们终于一片雾——两个说不出哪里出了错的人，各自揣着一份关于对方的、私下的、多半不准的账，往后经年犹自追想：断掉的究竟是什么。此约给出比存活更好的东西，且无论事情走向哪边，都给：一个答案。

若婚姻得存，两人将确知它何以得存，费了什么，重建了什么。若它终了，两人也将确知——发生了什么，献了什么，查明了什么，决断了什么。谁也不必把往后十年耗在猜测里。对一套以「含糊乃婚姻之杀手」为立说之本的框架而言，清清楚楚地终了，不是体制之败。那是体制本身，尽忠到最后一刻。

一次是失败。两次是消息。两者都配得一个答案。

仅为指南。仅限十八岁以上、自愿之成年人。一切皆服于《界限章程》与止令。